

日本短篇小说

寡情

舟桥圣一

—

医学士二桐先生，是一位清心寡欲的科学家。他决定，至少在现在从事的科研项目成功之前，决不陷于尘世的情网。他早就发誓：要为彻底查明“六〇六制剂与梅毒的关系”这一当前课题而献出自己的所有的忠心。自然，二桐先生既无妻室，也无子女。他住在新建市街的某个二层楼，每天一睁眼就刮胡子，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去研究所。

H·R。细菌研究所，以前坐落于闹市之中；后来搬了，建在面向青青麦田的曼山岗上。从宿舍到研究所，坐环行车只要十分钟就到了。每星期一、三、五，二桐先生全天关在研究室里；只有星期二、四、六的上午，给研究所附属病房的患者看病。此外，每星期还得值宿两次。就算不是值宿的日子，二桐先生的研究室里也亮着灯，直到深夜，反正，他从早到晚，一直陪伴着显微镜、豚鼠、“六〇六”和螺旋体微生物过着日子。

但凡这样枯燥无味的学者，多半是些古怪又尖酸的人。通

常，他们莫不深怕上了爱情的钩，因而对于爱情周边的陷阱，总是必须小心地提防。二桐先生常常翘起嘴来说：“我从未被豚鼠骗过；但人世间所谓的好心肠，冒牌的可多哟。”

然而，纵然 H·R。细菌研究所，也不只是有豚鼠和鼯鼠。既有年轻护士，还有研究员的女助手。她们把小麦、燕麦和松树叶切碎，准时喂豚鼠和鼯鼠，每天往小动物的肛门里插体温计测量体温，观察并报告感染病毒的小动物的情况，鉴定小动物是否适于作试验。这类工作，不论怎样总是需要坤角的。因此，给每个研究员都配备一两名女助手。但用二桐先生的话来说，提起研究所的女性，不管是护士还是女助手，具有女性魅力的，可以说一个也没有。不漂亮，并且体态举止都带有几分傻气。就连够得上中等人材的，也很少。个别的还浓妆艳抹，嘴唇涂得血红，这样拙劣化妆，真不如不化的好。二桐先生一见了这样的女人，必定要辛辣地讽刺几句：“哎哟！你是吃了豚鼠吧？满嘴都血淋淋的呀……”

总之都是些不伦不类的女人，二桐先生便主动选年纪最大的追川女士作助手。

追川初，是一位中年妇女，今年四十四岁，容貌并不难看。比起那些少女们的拙劣化妆，尽管她够不上洒脱、时髦，却也很有几分自然的妩媚和温存。她在 H·R。细菌研究所已工作了二十五年，称得上老资格了。凡是研究所的内幕，她都很了解。她曾多年做过首任所长 R 博士的助手。R 所长去世后，她又做现任所长添泽博士的助手。不知为何，大概是不大投缘吧，她竟然有一段时间没有岗位。二桐先生这才于三年前特意申请，把她要到自己的身边做助手。

追川女士最拿手的是，那双敏锐的眼睛善于检查和鉴别母豚鼠和母鼯鼠的发情期。她把母鼠忽然一把抓住，把肚皮朝上一

翻，往外阴部扫上一眼，马上就知道这只鼠是否已发情。此外，对于豚鼠和鼯鼠的饲养方法也有很深的造诣，没人敢和她相比。所以，虽然她有点人老珠黄，但是，二桐先生仍然把她看成无上的珍宝，恐怕比起用其他女助手，工作效率必然会高出三四倍。而且，就像二桐先生以“清心寡欲的科学家”自居，追川女士也以“木石般的寡情女人”而闻名，两个人按理说是绝妙的一对儿了。自然追川女士的寡情，来源于她性格上不比寻常的洁癖。她藐视轻浮，鄙薄放荡。她很看不惯，有几名女助手，后来果然被所方开除了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她从来不掉一滴眼泪。人们都讨厌她，把她看成心术不正的坏女人。可正好相反，追川女士对于她所协助的医生却是非常忠诚。对工作和规章制度执行得最认真。任劳任怨，贯彻始终，这就是她的特点。二桐先生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所以，他毫不介意研究所里一些无聊的风言风语。

这位追川女士，居然有个妙龄女儿。原本这件事，成为研究所里的新闻，早就传扬开了。但至少，目前的所员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，追川女士是否真的有如此一位女儿。对此，追川女士从来是缄口不语的。不知不觉，人们便把那位小姐想象成为传奇故事中的人物。虽然有人怀着罗曼蒂克的幻想，怎奈她的母亲是追川女士，凭此一条，人们常常断念了，常常让人不敢问津了。

同时，这件传闻每过一段时间就又被谈起，过后又被忘记。几年之后有一天，不知刮的什么风，追川女士忽然把女儿带到研究所来了。此时有关小姐的那件传闻，即使在想象中也已不复存在。何况二桐先生对于这类机密耳塞目拙，几乎现在他才第一次听说，追川女士还有一位这么漂亮的女儿。

二

正好那时，二桐先生研究梅毒之余，又着手研究豚鼠对于鼯鼠的抗毒力。因此需要有人观察豚鼠的一般性情，研究它的饲养方法，调查它的繁殖状况与有关疾病的状况等等。

做这项工作的女助手，最胜任的唯有追川女士。二桐先生介绍了科研项目的主要内容，希望于追川女士的特长，便基本上责成她做这项工作了。一向冷冰冰的追川女士，此时也喜形于色，面上泛起了很久未见的红晕。

“非常荣幸！我仿佛重温了少女时期的心情。年轻时，我第一次到研究所来打扰。每当恭听 R 博士的教导，我所体验到的激动心情，正如今天一样，似乎是很荣幸，又很胆怯……女人哪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是心眼窄。但，不论我是否会辜负您的重托，总之，我要全力以赴，随时向您报告情况。”追川女士用恳切的口吻说。

此后，在豚鼠圈旁，为了研究的需要。另外又设了几个格子，里面养了几只没有交配过的纯种豚鼠。追川女士又以空前的热情开始工作了。她用稻草在每个格子里絮好了窝，把豚鼠重新编上号码。

没多久，有一天，二桐先生突然在走廊里碰见了一位陌生的姑娘。二桐先生像以前一样，依旧满脑子都是螺旋体微生物。因此，对迎面而来的姑娘几乎连看都没有看一眼。但，那位姑娘却对二桐先生匆匆一瞥，顿时现出一张美丽的笑脸，给二桐先生致意。就算清心寡欲的二桐先生，对她那神奇的美，心里也霎那间不禁为之一动。

姑娘似乎把袖子紧贴着墙壁靠边走着。她穿的是紫色箭羚花

纹的丝绸和服，系的腰带花样也并不出色；可不能否认，她整个身影都充满了一种自然美。二桐先生呆板地还了个礼，便擦肩而过，径自走去。总而言之，对于研究所来说，她必然是一位完全不相宜的姑娘。然后在长廊中分手，各奔一方。

此后，二桐先生的脑海里螺旋体微生物的影子没有了，刚才那位姑娘的一张白净的脸，却留下清晰的影子。二桐先生心想：这位姑娘大约是新录用的女助手吧？为什么选中了这种职业？是否神经有点不大正常？如此漂亮的小姐是在研究所工作，肯定会因为她富于女性美而被看成不正经的女人。像个女人，在这里反而没用。噢，她大概是附属病房的护士吧？不对，如果是，她就不会出现在走廊里。这条走廊是从传染病细菌培养室通往豚鼠圈的仅有的通路……

已是黄昏了。研究所里研究室提前下班，沉重的铁窗都已关好了。医生们认为附属病房也没有特别的重病号，都很放心。但只见脑脊髓膜炎研究室里还亮着明晃晃的电灯。不知在干什么。

豚鼠窝旁，追川女士依然在忙着往豚鼠的肛门里插体温计。

“三号，二十八号，呈现出肥胖症的征兆。特别是二十八号，腹部肥大，体重达四十五克。是否解剖一下看看？”

当追川女士这样描述时，目光像少女般明亮。她不但擅于识别豚鼠的发情状况，而且也擅于解剖这类小动物的内脏。

“实话说，刚才我遇见一位陌生的姑娘……”二桐先生一边把几只发育不全、周身缺毛的豚鼠推开，一边说道。

“啊？先生已看见啦？她是我的女儿……先前没和您打招呼，真对不起。我是想，哪怕只是教她给豚鼠量体温……”

“给豚鼠量体温？”

二桐先生反问一句，皱起了眉头。如此年轻的姑娘不叫她干点体面的工作，却叫她给豚鼠量体温，这也太忍心了。追川女士

这样冷酷无情的性格，实在令人不快。

“我还不知道您有如此个女儿。真是一位漂亮的小姐！叫她摆弄什么豚鼠？这太可惜了吧？”

“但我万一……谁来照看这些小动物呢？我忽然想到，只要有一个人，就能供上它们吃的。所以，就把她带来了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追川女士答道：“叫襟子！襟，就是衣襟的襟。是个很怪的名字吧？噢，这可不是我给她起的。是前任所长起的，就是那位令人尊敬的 R 博士给起的。全名叫追川襟子。襟子，襟子……不知怎么回事，一连叫上几声，这名字就变得非常的可爱了……”

追川女士一边絮絮叨叨，一边把豚鼠肩胛上的毛刷刷地剃掉，为注射做准备。

此时，襟子来了，往小桶里装豆腐渣、松叶末和胡萝卜丝。

“快来问安！这位是二桐先生。他是尊敬的录用妈妈的先生。请二桐先生多多指教……”

“哟，刚才我都问过安啦！”襟子大胆地正视着二桐。二桐又一次觉得她的脸实在太美了。

“给你妈帮忙来啦？但，这可不是女孩子该干。有兴趣吗？”

“有兴趣，但……”

“但什么？”

“但，有些无聊。”

“哈哈……难免要无聊的。这是豚鼠类的世界，不是人们的世界嘛。”

“人类的世界，难道不是更加无聊吗？”追川初从旁插了一句。

二桐忽然醒悟，不再说话了。

三

这样寡情的追川初，却生下了个不知父亲的女儿襟子。追川女士从十九岁起便在这个研究所里工作，至今已度过二十五年。以前，她受到 R 所长的欣党，长时间在所长身边工作，这在前文已经交代。

如果襟子现年二十一岁，她就是追川女士二十三岁那年生的吧！但现在研究所里已经没有人详细了解二十年前的事了。因此，襟子是怎样来到世上的，是谁的孩子，这是个谜。但，追川女士并不为鉴别豚鼠的发情情况而献出一生，并且，生了这么一位漂亮的姑娘，不知为什么，这一事实，使二桐先生的心情十分高兴。

对追川女士而言，这恐怕是她平生仅有的一次艳遇吧！有些人原本摸不着头脑，可还是七嘴八舌地说长道短。说什么一个规规矩矩、讨厌男性的女人，不曾想忽然生了个女儿。而且产生马上像以前一样，又是严格地守静抱幽……人们背地议论的话题，头一名就是 R 博士及其非非之想。他作为一名学者，既潇洒，又谙于酒色，人们怎能不认为他就是造成这场爱情悲剧的浪荡公子。而且 R 博士明目张胆地喜欢追川初。

不为声色所动的追川初，只有当她听到那些风言风语时，听说非常恼怒。她在研究所东侧的护士休息室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什么茶盅、酒杯、药壶或是火筷子，随手摸到什么摔什么。她神经严重地失常了。她以十分凄厉而又粗暴的声音大吵大闹起来：“我已经不顾廉耻和谣传，公开承认了襟子是我的私生女。怎么？你们难道觉得还不够？你们是沾了谁的光吃上这碗饭的？哪个不是靠着 R 博士的力量？你们如此侮辱他，于心何忍？R 博

士像上帝一样伟大，他怎么能够和我这样不三不四的女人私通呢？真是高攀不上。襟子的爸爸是个来历不明的荒唐鬼？我上当受骗啦。但，谢天谢地，他给了我一个漂亮的好姑娘。我什么希望也没有，只是一声不响地养育这个孩子……噢，你们觉得欺负得还不够？啊！R博士！真对不起您。我叫人家糟踏成这样子，可怎么活下去呀！……”

嚼舌头的人全都吓傻了，脸色煞白。此后再也没人敢传播这样的闲话了。

这番话，是二桐先生后来听赤痢研究所的真岛医学士说的。

襟子后来依然有时做母亲的助手来到研究所。渐渐地熟了，二桐也观察起女人。襟子小姐平时很庄重，面上不露感情的火花。可一旦想吐露心声，脸上便忽地涨起无法形容的情波。因为这情波平时总是凝然沉潜，一旦出现真是惊人的美。追川女士说过：襟子的爸爸是个不明来历的荒唐鬼。但襟子浑身流露出来的美，不会是仅仅从追川女士继承下来的吧！襟子的血液必定是那个漂亮而又年轻的贵公子注入的。年轻时的追川女士，为了一夜的激情，居然不惜断送百年的平生。

话又说回来，二桐已经下过狠心：决不堕于所有情网。那么，如今他如痴如醉地爱上了襟子，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每当他和襟子小姐谈话后，总觉得意犹未尽，不胜依依，真是奇怪。究竟二桐被襟子哪里迷住了呢？是容貌？还是声音？是她那表面理智、却让人狂热的性感，还是她那看来天真、却袅袅袭人的媚气？虽然这样，他对襟子的关心转瞬间升高。那种心慌意乱的样子，是否有点太轻薄了呢？二桐几乎怀疑起自己来。

有一天，二桐来晚了。他走进鼠圈，看见襟子站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正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“喂！怎么啦？”不知怎么，二桐胆战心惊地问。襟子没有回

答。尽管她的脸庞只能看得见个轮廓，但是从她站立的姿态，完全能想象得出她那黯然伤神的样子。

“还没回去？”

看您说的。先生没走，妈妈也没走，我怎么好意思回家？况且钥匙还在我的手里呢。”

“是啊，实在太对不起了。以后，如果晚了，就把钥匙交给我。别客气。”

“嗯？那，我岂不成了个不负责任的人了？”

“哈哈……听啊，襟子小姐也说起责任来了。可知你也沾染了研究所的习气。”

“是啊……但，今天我可倒霉啦！”

“倒霉？”

“嗯！护士休息室的揭示板上，写了些不好听的话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说不出口，怪难为情的……嗯！还是说吧！写的是，被那个黑心老太婆的女儿迷住……”

“太不像话。”

“另外，我一来问候您，就有些女人咧嘴笑……”

“所以说研究所的女人叫人讨厌。但，不论谁说些什么，都别在乎么。相反，男人们倒是比较稳重的。”

“那么，二桐先生，您呢？”

“我？我可十分喜欢你。”

“哟，这是怎么回事。二桐先生讨厌女人，可是有名的。”

“是嘛，这下子完了。但，只有对追川襟子例外。”

“谢谢您。但，这件事，可要对我妈妈保密。如果她知道，一生气发火，到头来，吃苦头的还是我……”

“啊……好吧，好！”

他们说话间，只听吧嗒一声，背后的门开了，只见追川女士额角上青筋暴跳。

“怎么回事？襟子！谁像你这样，还没有见上几面，就对先生说那些没有分寸的话，有话对妈妈都不肯说，却跟先生讲。你这是怎么啦？你究竟说了些什么？”

追川女士说着，忽然一把揪住襟子的前胸摇晃。

“唉，没有什么，别发火！你这样为难她，她会病倒的！”

二桐说着不忍再看。追川女士好歹松开了手，一直喘着粗气。襟子刷地合上了衣襟，慌忙掩住了袒露着的雪白胸脯。

“喂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把她正式交给我做女助手更好些。这样一来，自然风声就平息啦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二桐先生这样劝解道。而追川女士依然大口喘着粗气。

“如今您不必说得这么客气。其实，是我想来求您，才把她带来了。但，我是想再观察一下这孩子的举止行为。她还从来没有见过世面。如果把她一个人关在家里，她早已成为一个好姑娘的。可整天地要把她放在人群里了，我心里那个担心呀，怕呀……一想到她可能碰到什么样的命运，心如刀割。刚才您说的那些客气话，几乎也使我痛心。请您容我再考虑考虑。暂时，就让她当一名见习生吧。不管什么事，请您不客气地吩咐……”

听了妈妈的一席话，襟子在门旁抽泣了起来。

四

当晚，听说襟子被母亲逼着坚决发誓：决不和二桐先生讨论科学研究以外的事。而襟子很快就违背了誓言，第二天就对二桐先生谈了。追川女士倒底是何居心，二桐先生一概不知。如果是有点淡淡的妒意吧，总有点不大自然。但，说起来，追川女士的

确一反常态。看得出，不管二桐先生与襟子谈了些什么，她都是一副句句侧耳细听的姿态。二桐先生半开玩笑地故意和襟子表示亲热。他们几乎贴着脸通过显微镜观察，经常双双对对地到鼠圈去取豚鼠。每当此时，追川女士都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。至今是那么冷冰冰的女人，竟然这样失去了内心平静，那样子极其可怜。她尽可能地要把襟子拉到身边，要襟子做她这个助手的助手。可是，襟子却马上离开妈妈，又回到二桐先生的桌旁。结果，襟子没有当“助手的助手”，却往返于二桐和妈妈之间，担当了信使的角色。所以，追川女士反倒弄得只能间接地从二桐先生那里接受任务，连直接认真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但，她的研究工作却在很有成效地进行。交配，分娩，授乳……而且幼鼠都很活泼，已开始蹦蹦跳跳，不知什么时候。又分出了一些新格子，有的已经有显著征兆，下次将分娩。追川初只要把报告书写完就可以，至于把它一页页送到二桐先生的办公桌，那是襟子的任务。刚刚送来的一页，记载如下：

(A) 雌鼠逃逗情欲动作开始前的时间

隔离的一号圈里，放进完全成熟、但无交媾经验的雌、雄鼠各一只。一旦雄鼠认出雌鼠，马上进行交媾，从雌鼠的后背咬住它的脖子。这时，雌鼠发出声响，其动作，似乎不愿……

追川女士因为写这样的事，不禁微笑。

“这么写行吗？”襟子问二桐先生。

“行吧！接着把雌鼠和雄鼠放在一起，要观察三十只，看看他们交媾动作开始前那一段时间里的情况。要把测验情况，填表交上来。”

“明白了！”

“再问问你妈，有没有解剖最近患肥胖症的豚鼠。”

此时，追川女士才隔着桌子从对面大声回答：

“做完啦，依然是内生殖器的周围有脂肪块。重量足有十一克，还拍照了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体重增加，就不奇怪了。”

“先生，您的体重是多少……”

追川女士忽听襟子大大咧咧地在胡说八道，抽响了的皮鞭似的大声说：

“襟子！这里是神圣的研究室！你怎能不知道？如果连这也不知道，请你马上出去！”

襟子马上双手捂住耳朵，倒在二桐的怀里。二桐惊慌将她扶住。

“追川女士，您何苦过于追究？对这么个小姑娘，只许她对科研发生兴趣，这有些过分。偶尔的，她也想闲聊几句吧！聊就聊聊呗，没什么，并未因此影响我的工作嘛！”

二桐说着，心里很不高兴。

“不，我已经跟您工作三年了。我知道您是怎样一位严肃的学者，恐怕在现在这个研究所里，还没有哪位先生能够步您的后尘。并且，人们都说，二桐先生目不斜视。噢。您的确目不斜视，只是拼命地钻研工作，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。但襟子这孩子实在不检点啊！她总是和您胡乱地磨牙。您就因为她是襟子，和对待其他女孩子就不一样，娇惯她。真不敢当，谢谢。但这样迷糊下去，难道反而不是可怕吗？”

听她如此一说，二桐不觉一怔，马上心事重重。追川女士的话句句带刺，好像万把钢针。依他的性格，决不至于那么厚颜无耻，能把如此一些话也当成笑谈。

“这是我的错。像襟子这样的女孩到研究所里来，又会走错路的。从明天开始，不会带她来了。”

“追川女士，您还是这么脾气暴躁！襟子小姐本来是无心的。

只是问问我的体重，并且想拿我和豚鼠打比方，想逗大家哈哈一笑，解解闷罢了。嗯，是吧？”二桐说着，把仍旧伏在怀里的襟子一把推开。

“但，我独自在这儿的时候，二桐先生可从来不希望有那样的笑声。您根本不喜欢这样。”追川女士稍微松弛一下，这才转过脸来。

“那只是对老太婆的笑声感到不高兴罢了。”二桐终于不耐烦。此时，襟子的双眼闪闪发光，她说：

“哟！先生！说这些我可不愿听！”

她是故意挑剔，表示袒护妈妈。二桐越来越心烦，说声“悉听尊便”，便快步走出了房间。此后，研究室里再也不见襟子的踪影了。

五

有一天，襟子写来一封信，二桐一时疏忽，把它放在桌子上，被追川女士看见了。三天后的一个夜晚，襟子脸色煞白，来到二桐的家，小声叫道：“先生！”

襟子把蓝罩衫的领子竖得高高的，把她的脸映衬得更加苍白。“这么晚，出什么事了？”二桐搁下笔，站起身来。

“我能进屋吗？”

“噢，那就进吧！”

“先生！请您允许我暂时陪在您的身边吧！”

“……”

二桐目瞪口呆，似乎在端详襟子的眉毛。眉眼多么清秀！脉脉深情，像冰雾般在眉心里荡漾。她一口气说了下去：

“写给先生的信被妈妈发现了。她折磨了我两天两夜。再这

样下去，我的确受不了。所以我偷偷地跑来了。千万别叫我变成个疯子……

“妈妈越是对我这样，反而越来越忘不了您。先生！为什么我爱上了您，妈妈就如此讨厌、发火、禁止呢？……我怎么也想不明白。”

“我也一点都不懂。真是个怪人！大概长时期不近人情，才变得这样。”二桐说。

“就算如此……”襟子咬着嘴唇说。

“以前也经常责备你吗？”

“以前？她从未责备过我。就是近来，我刚到研究所那天，我说给豚鼠量体温太脏，不愿干。妈妈气得脸色难看极了，掐住我的手脖子。这还是第一次呢。然后，她忽然冒火了。哭啊，喊啊，骂啊，还拧我、推我了呢！”

襟子卷起蓝色罩衫的袖子，虽然毫无伤痕，还是摩挲两只胳膊找来找去。

“但，固执而又不近人情的不只是你妈妈一个人。研究所里人人都这样，说这番话的我本身还是个大头目哩！这里的女人都是一些不配做女人的女人嘛！都是些旧脑筋。”

“啊，真可怕。如果不配做女人，那么，女人会是什么？”

襟子说着，把黑亮的眼睛合上，但又稍稍地睁开，眼里闪动着情焰欲火。二桐看着看着，心里明白，若留襟子在这儿过夜，毕竟他对自己没有把握，便忽然站起身来说：

“你留在这儿，从室内上锁。除非听到我的声音，最好不要开门。我马上去拜访你妈妈，因为就算留你在这里过夜，也必须得到她的允许。这事办好，我才回来。她如果怎么也说不通，我就索性坐下来和她谈判，谈它三天两日。这些天，你就在楼下饭厅里吃饭，盖上我的图章就可以。”

“不吃饭，两三天呗！但，日子多了，我肯定要饿死在这里的。可能这样倒也快活呢……”

“不论怎样，我决不会害你死的。”二桐话还没说完，襟子便连忙问道：“真的？先生！”二桐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欲望，真想突然把发出如此妙音的娇小身躯用双手把它揉搓个够。这冲动一时使二桐感到自己很空虚的精神。他费劲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心慌意乱地走出了走廊。

“先生！”襟子追了出来，“千万别把妈妈领来呀！这样做，我可不答应您！如果妈妈来，襟子可就不能活啦！”

“相信我吧！”

“先生！相信你，”

多么清纯的声音，回荡在楼梯。

六

“那么，万般无奈，我只好实话实说了。不过，有个条件，请二桐先生听了就忘掉。因为我要说的不只涉及我个人的耻辱，也是敬慕的前任所长 R 博士无人知晓的秘密！”

追川女士对他讲了下面一段故事。

听她说：襟子并非她的亲生女儿，是前任所长 R 博士和某位贵妇人偷情所生的苦命孩子。

前面已经讲过，R 博士是盖世奇才。可他放荡不羁，贪于酒色。在新桥、赤坂一带拈花惹草，生出孩子，已成了家常便饭。但是，只有和那位贵妇人的一段风流韵事，使他感到烦恼。倒不是因为贵妇人已有丈夫，而是由于她属于女辈名流，一旦真相大白，就不只是 R 博士个人的事了。进一步说，显然，这是关系到全所名誉的一件大事。然而，胎儿毫不留情地长大，R 博士的

烦恼一天比一天重。突然，R 博士灵机一动，想起一个人来，就是每天在研究所里称他为“恩师”、而且忠心耿耿的那位女士追川初。二十三岁的追川初，已在博士手下工作了五年，付出了自己的辛勤与敬爱。R 博士也感受到了她那连绵不尽的师徒之爱。况且追川女士已有了精神准备。即使断送一生，也决不后悔。R 博士走投无路，有一天，终于对追川女士坦白了一切。然后，R 博士竟然恳求追川女士承认那个私生子是她的孩子，替他处理这一切。青春期的追川初，一直信任尊敬 R 博士，将他奉若神明。当她听到这样令人作呕的丑闻时，所受到的打击多么惨痛啊！

“我绝望，伤心，一连哭了三天三夜。唉！连如此聪明严厉的 R 博士都干出这种丑事，还能有谁能信赖和爱慕呢？从此，我的人生观彻底变了。”

虽然她痛哭了三三天三夜，但还是依了 R 博士，答应替他承担一切。她说：

“既然我奉献终身，做您的研究助手，那么，只要对先生有好处，不管什么，我都……”

追川女士主意已定，便不再愁眉苦脸的了。连 R 博士都感动得涕泪横流，湿透了手帕。后来，R 博士把追川女士引荐给那位贵妇人。追川女士一见到贵妇人，马上感到 R 博士的这一过错实在是出于不得已。那位贵妇人冰冷的外表之中，却又飞腾着无以言喻的浓烈的情焰欲火。

“您发现了吧？当襟子说话的时候，那眉毛，那眼神，那口形……一模一样。最近更明显，越发的像了。”

R 博士被那位贵妇人貌似寒冰、却在燃烧的爱火给吸引了。就连追川女士也对她一见倾心，觉得自我牺牲反倒是件乐事。不久，两位妇女便向山上的温泉街走去，不再出现了。

贵妇人足月生下的婴儿就是美丽、洁白的襟子。追川女士收